

师恩难忘

最后一次班会

◎袁宏周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三年宝鸡卫校的读书生涯一闪而过。1983年7月，那个火热的夏天，我们这期学生就像被蒸熟的包子，到了出笼的时候。我也自感包子里填满了医学知识馅，香味四溢；雪白的馒头里揉进了人文元素，筋道香甜。我对自己信心满满，甚至有点沾沾自喜。

马上就要步入社会了，在这个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刻，我们期待着充满智慧的老师指点未来的方向。班委会商定，邀请我们的首任班主任安老师给同学们上离校前的最后一课——因为安老师年龄最长、阅历丰富、学识渊博、德高望重……尽管他有些严厉。

诚心诚意地邀请，安老师爽快利落地答应了。该离校了，这是最后一次班会，同学们似乎更懂得它的意义，大家都齐刷刷地提前坐在了各自的座位上。安老师如约而至，一双双期待的眼神聚焦到了老师身上，整个教室顿时安静下来。同学们的虔诚，似乎让教室瞬间变成了神圣的殿堂。

安老师一改往日不苟言笑的铁板面孔，笑容可掬地给大家打招呼，让同学们绷紧的神经一下子舒缓了下来，感觉此刻的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更像我们慈祥的家长，气氛一下子融洽起来。

在简单地表达完祝同学们学有所成之类的程序性话语之后，安老师接下来的所问所答，让我至今记忆犹

刻，受用终身。

他开始向大家提问：“在这个教室上了三年课了，谁知道从一楼到四楼教室，要走多少个台阶？”

同学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个个将茫然写在脸上。有人甚至扮鬼脸窃窃私语：“知道这个有用吗？谁没事数这个干吗？”

安老师看出了大家的心思，接下来讲道：“其实就这个具体问题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们就要进入工作岗位了，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神圣工作，来不得半点粗心大意，不能天天干着大致相同的工作，却由于不认真细心，经常稀里糊涂。你们的一举一动事关病人的健康与生命，一定马虎不得啊！谁不认真，谁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医学生，就不配做一名神圣的医务工作者！”话说到这里，大家恍然大悟。

他的第二个问题是，同学们都经过了临床实习，谁能说说八点上班的概念是啥？

同学们又是一头雾水，感觉有点莫名其妙。我们经过了八个月的临床实习，天天都在上班，这么简单的问题谁不知道呢？同学们开始交头接耳，叽叽喳喳，但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。

安老师用手势示意大家安静，他开始讲解自己对八点上班的观点。他说：“八点上班，就是要赶在八点之前，将办公室的卫生打扫干净，开窗换气，打好开水，整理好一切用品，包括冬天

将炉灰清理干净，将煤块添好，是医务人员能够开始接诊病人，是行政人员的可以开始办公，这才叫八点上班。不是你们在实习中在某些医院看到的，八点才进办公室打扫卫生就算准时上班，严格来说，这是不合宜的。我希望我的学生，进入岗位后，能够像我要求的这样准时上班！”

同学们这下才明白了老师的独出用心，他是在给我们提更高的要求。大家会心地点头称是，给老师投去钦佩的目光，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接下来，他还风趣地讲了他到医院就医时遇到的烦心事，最后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们记住自己是护士，而不是‘虎士’噢！”掌声笑声再次响起……

当年在校时，我有幸担任班干部工作，自然与安老师有着较多的接触，其间不乏让人很是尴尬的场景。主要是疏忽大意没有把班上工作干好时，受到他单个“教练”，或者当着大家的面不是点名但约等于点名的犀利批评。当时我正值青春年少爱面子的年龄，心里苦不堪言，有段时间还耿耿于怀。但接触的时间多了才发现，在他威严的双眸里，在他严肃的面孔下，在近乎尖刻的言辞里，有一

颗仁爱之心！

体会到了安老师的一番良苦用心，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他是一个值得用一生去敬重的人，以至于走上工作岗位后，还时不时登门拜访，请他解疑惑、指点迷津。多年的师生情谊，在他的口中，也由一个“生瓜蛋子”慢慢变成了“得意门生”“忘年之交”。我对他的敬重，等同于我的父亲。老师以我而骄傲，我因老师而荣耀！

光阴荏苒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的恩师已经作古多年，我也到了当年安老师的年纪，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感悟。在校时他讲过的许多话，都对我的成长产生过不小的影响，尤其是毕业前的那次班会上，他问答式的叮咛，更是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深处，我常常以此提醒自己、勉励自己。

永远铭记离校前的最后一次班会，永远感恩当年宝鸡卫校的安老师！



杨先生打狼

◎徐树棣

这是半个世纪前，我当教师时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那年，我在凤翔县东北部靠近山区的一所小学教书。学校不大，只有五六位老师。在当地农村，习惯称老师为先生，杨先生就是我其中一位同事。年约四旬，瘦高个子，长相文质彬彬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很受学生和当地村民敬重。

有一年秋季开学不久，连阴雨下个不停。一个星期六下午，他认真批改完所有作业，备好下周的课，看雨下得稍小点，便穿上胶鞋，打上雨伞，背上挎包，打算回去看望年迈的母亲，再安排一下家里的生活。

杨先生家离学校二十多里地，他便选择走小路。小路虽是庄稼地间的便道，但这样回家更近些，出了校门走了约五里，雨慢慢停了，他把雨伞合起来拿在手中，这样不但走起来更快当，伞也碰不着路边的高粱，高粱叶子和穗上挂的水珠就落不到衣服上。

杨先生一边走，一边唱着给学生

刚教的歌曲：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他正唱得起劲时，冷不丁抬头向前一望，不由大惊失色。在距他约三十米的小路中间，蹲着一只大灰狼，龇牙咧嘴，血红的舌头向外伸得老长，那双三角眼直盯着杨先生，吓得他喘不过气来，冒出一身冷汗，既不敢向前迈半步，也不敢向后退一步，简直是魂不附体！

杨先生过去见过狼，却从来都没怕过。多的时候，是几个人在一起老远看见狼，众人齐声高喊“打狼！打狼！”狼远远就跑了。而这次与这只野兽第一次近距离相逢，阴雨天路上没个人影，周围地里长着快成熟的高粱，风吹得庄稼沙沙响，真够吓人。一步多宽的小路，躲没法躲，与狼拼又没带棍棒，他寻思这下完了。忽地又想起，过去听老人讲过，若遇见恶狼要吃人，就向它求饶，告饶，它就不吃人了。杨先生想那就试试吧，他双脚立正，恭恭敬敬地向狼鞠躬行礼，开口言道：“狼兄弟，你不要吃我，我

家有年过花甲的老母和一双年幼的儿女，一个多病的老婆还要我照顾，几十个学生娃娃还等我给他们教书哩！放我过去，你真是积下了大德。”祷告之后，野狼不但没有走开，反而口水流得更长，耳朵竖得更高。杨先生一看坏了，狼可能发现人怕它，才向它求饶，很可能马上向他扑来。怎么办？

这时，他反而冷静下来，胆子比刚才大了许多，心想自己不能坐以待毙，不能力敌也得想法智取。他忽地想到手中的雨伞，就一手握着伞把指向野狼，一手猛地把手打开，快步向狼冲过去，借雨伞打开时“嘭”的声音，同

时用像给学生教音乐时的最高音吼着：“打——狼——”这一招还真灵，才向狼冲了几步，就把恶狼吓得跳向高粱地边，夹着尾巴向沟底跑了。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，加快步子回家走去……

在周一的教师会前，杨先生把他用伞打狼的故事讲给大家听，惹得在场老师们捧腹大笑。有个爱开玩笑的老师说：“这个恶狼可能回去向它的家族说，今天我碰到老‘羊’这个猎物，想把它捕回来咱们一同会个餐，不知它带的什么新式武器，‘嘭’的一声变成一个很大的圆东西冲过来，如果不是我跑得快，险些成了猎物的猎物！”惹得大家又是一阵大笑。

难忘的叮咛

◎孟民

往事如烟。四十年如白驹过隙一闪而过。从小到大及至走上社会，我有过无数位解疑惑的老师。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，打开我行进中迷茫的未来，成就了我的人生。在我的成长中，有位叫李世昌的老师，令我终生难以忘却。

记得踏进高中学校，开学第一课是语文课，随着上课铃响起，学生们早已把课本、笔记本和练习册摆在课桌上，屏声静气坐得直直的，等候新老师闪亮登场。铃声骤停，只见一位身着中山装、中等个头的老师走上讲台。他清瘦的脸庞堆满笑容，操着本地方言自我介绍一番后，又用俄语向我们问好，在我们苦背英语单词时，一种全新的语言让同学们兴奋起来，我记住了这位不寻常的老师叫李世昌，他还是我们的班主任。

校园生活是欢乐的，也是艰辛的。一晃到了冬季，似乎那个年月的冬季特别冷，宿舍的床是用锯木木板拼接一起搭在木椽上的，上下两层。褥子下铺上麦草，就算保温层。深冬严寒，宿舍与冰天雪地的室外温度相差无几。一天深夜，宿舍已经熄灯，同学们也陆续进入梦乡。我突然听到宿舍门轻轻地响了一声，一束灯光射向楼顶，随之在下铺晃动，我屏住呼吸，轻轻爬向床头，大喊一声“谁？”“我，你李老师。”来人说道。原来李老师担心我们盖不好被子而受冻。他再三叮咛我，转达上铺同学：被子虽厚还要盖严实，并相互提醒。他还让另一名班干部负责下铺学生晚间的保暖。这个没有任何人安排的“加班”，李老师几乎每周至少检查一次。

那年冬季，我的耳朵和手冻伤了，李老师发现后，叮咛用热水热敷。学校都是集中供水，我们没有人带热水瓶。第二天下午晚饭后，我正在阅报栏前看报，李老师的儿子叫我去他爸爸的办公室，一踏进门，李老师说：“快把手放进盆里，水温正好。”我感动得差点掉下眼泪。擦净手准备离开时，李老师又叫住我，从抽屉里拿出一盒冻疮膏，给我抹在手上和耳朵上，并叮咛我天天来，不管他在不在办公室。坚持半月后，我的冻伤消退了。母亲让我给老师交钱，他一反往日慈祥的面孔，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并说道：“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为人师表，如果给学生用药膏、帮点忙，就计较、要回报，那就不是一名合格的老师！”

天气慢慢地温热起来了，田野刚换上春装，还没顾得过多地展示妖娆的身姿，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那时不像现在还有蚕丝被、夏凉被、毛中裤，学生们都是一床棉被盖全年。盖上棉被，全身发烧，不盖又凉。一次班会课上，李老师说：“夏天来了，盖被子要讲究方法，再热也要把肚子盖严，不然，最容易感冒。感冒了人难受，关键耽误学习！”他担心学生们做不到，硬是让我们每人复述一遍，夜间他不时到宿舍检查，夜色朦胧中，我再次看到了李老师给学生盖被子的身影……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听说他曾做过俄语翻译，为报纸做过编辑，我更对他肃然起敬。如今，李老师已离开我们四个年头了，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，并深深地浸润在我的骨髓里……

命运就像一滴水

◎靳义堂

习，不上高中可惜了，去报个名吧！”我赶忙去阳平中学报了名，但学校说考试时间还没有定，回家等通知。

我回来后继续每天在生产队下地干活。一天早上，队长派我去县城卖韭菜，我推着架子车快要拐弯下阳沟坡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在村东头大声喊我的名字，我回头望过去，见是满头白发的何才老人。他还不等走到我跟前，就大声说：“阳平中学刚刚打来电话，叫你去考试呢，十点开考，现在都八点多，你赶紧去！”我给队长请了假，跑到家里拿了支钢笔，往阳平中学赶去。那时候农村没有公交车，我也不骑自行车，十五里路就是走一阵跑一阵赶去的。总之是没有迟到，并且以很好的成绩考上了这所社办高中。

后来回想此事，我想了许多条“如果”，如果其中有一条“如果”发生，我的命运肯定不是这几十年所经历的样子——

如果当时大队没有人，电话没人接，我就得不到考试通知，也就上不了高中。当时全大队五个自然村，就这一部手摇电话机；如果接电话的不是何才老人，不顾自己年老，连颠带跑地

来给我报信，而是别人，没有他的热情和大嗓门，我也不可能第一时间接到考试通知；如果那天我早走了几分钟，拐过弯了，何才老汉就看不见我！如果那天我不是被派去卖菜，而是到地里去干活，老人家要找到我也就不容易了，因为地里干活的人早已经去了渭河滩上，离村子有好几里路呢！

如果陈永明老师不是阳平人，就可能得不到阳平中学招生考试的消息；如果陈老师不是一个关心着自己学生的前途和命运的教师，他也不会专门找到我，把这个消息告诉我。

如果……这一生，如果没遇到陈永明老师，如果没遇到何才老人，我就上不了高中，就没有参加高考的资格，也当不了教师。我要么一生务农，要么学一个木匠或者泥瓦工手艺去谋生，或者会买一辆拖拉机跑运输，或者养猪养鸡当养殖专业户，但却没有机会和我从小就钟爱的书籍天天打交道！

我生命里的这滴水，被这两股温暖的微风一吹，越过了屋脊，改变了流向，在职业与兴趣统一的快乐中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时光，我将永怀感恩之情……



《知识窗》杂志登过这样一则讯息：美国俄亥俄州有一座地理位置非常独特的房子。下雨时，落在屋顶北侧的雨水与下面的小溪汇合后，流进附近的安大略湖，然后汇入位于加拿大东南部的圣劳伦斯湾，而在屋顶南侧的雨水则经过密西西比河，最终流入位于美国南部的墨西哥湾。

这看似近在咫尺的南北侧，却决定了将来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达到了3200多公里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决定这些雨水最终去向的不过是雨天从屋顶轻拂而过的一缕微风。